

〔美〕 李恩·尤利斯 著

潘锡绪 伍文君 唐志明 译



# 神秘的蜂鸟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

# 神秘的蜂鸟

[美]李恩·尤利斯 著

潘锡绪 伍文娟 唐志明 译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# 神秘的蜂鸟

〔美〕李恩·尤利斯 著

潘锡绪 伍文君 唐志明 译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书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825 插页 2 字数 282,000

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0,000 册

书号：10113·192 定价：1.09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《神秘的蜂鸟》是美国当代最具名望的小说家之一的李恩·尤利斯的长篇小说。该作品以六十年代之初，赫鲁晓夫实行冒险政策，把进攻性核导弹运进古巴，从而引起两个超级大国的一场核对抗为背景，着重描写两霸之间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战，全书共分五卷：《在北约秘密情报网中》、《里科·帕拉的文件》、《蜂鸟》、《伟大的皮埃尔》、《矮斗菜》。从苏联克格勃反北秘密分部的间谍头子鲍里斯·库兹涅佐夫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叛逃到美国开始，以克格勃安插潜伏于法国总统身边的蜂鸟情报网被破获、苏联被迫从古巴撤出导弹而告终。

封面装帧、设计 阿 平  
责任编辑 廖 文

# 第一卷

**在北约秘密情报网中**



## 序 幕

一九六二年夏天

马什·麦基特里克的布克牌轿车，穿过座落在兰利之外的政府大厦的大门，往外行驶，它慢慢地通过路卡，然后加速奔向华盛顿。麦基特里克神经质地摸摸公文包，朝后视镜看了看。两部满载全副武装卫兵的卡车紧紧地尾随着。桑德森·胡珀在他旁边，而迈克尔·诺斯特龙则默默无言地坐在后排的座位上。

马什·麦基特里克感到他在证实他的情报时将会取胜。在情报方面，他直接对总统负责。自从可怕的猪湾事件以来，苏联人在古巴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，为了证实这些情报，他曾与人们激烈争论过。

苏联总理在一九六二年的那些月份里，扰乱了和平的气氛，采取了鲁莽、诡诈和咄咄逼人的威胁性行动。

桑德森·胡珀是个最有能力、消息最灵通的情报评论家之一。迄今，他还不大愿意去谒见总统，评述这一严重情况；但公文包装着的那些东西，却使他确信此行是至关重要的。

年青的美国总统面临严峻抉择的时刻就要到来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这个抉择难道不是过分重大了吗？难道这不是上帝要人类或者生存或者毁灭的严重的抉择吗？

突然间，麦基特里克的脑际闪过一个他极不希望出现的情况：总统会在这么个骇人的重压下退缩吗？有谁真正了解和领教过总统那钢铁般的意志呢？好啦……我们很快就会见分晓的，麦基特里克想。

他用出冷汗的手驾着方向盘，轻轻地嘘了几口气，以驱除压抑在心中的紧张思绪。他又朝车后看了看，以便弄清楚警卫车是否紧紧跟随着。

他打开旁边的气窗，透一透新鲜空气，以驱散桑德森·胡珀的烟斗里不断冒出的浓重烟雾。

所有重要的线索都在这里。突然增多的苏联集团国家的舰只驶入重新启用的古巴港口，成千上万的苏联“技术人员”涌进古巴。古巴的高级官员偷偷摸摸来往于古巴和莫斯科之间，而且古巴的振兴又意味着什么？当然，这并不是什么确凿的证据，但这许许多多的迹象，已足以引起美国国会的严重不安，发出要求作出某种反应的强烈呼声。

因为要紧急谒见总统，麦基特里克、诺斯特龙和胡珀一到，便立即被引入西侧的办公室。

马什·麦基特里克打开他的旧公文夹，抽出一叠U—2飞机从高空拍摄的照片。他把这些照片展开在总统的办公桌上，并递给总统一个高倍放大镜。

“这是圣·克里斯托伯附近的森林，总统先生。这块场地是最近才清理出来的。相片分析家在一小时内将带着放大相片到达这里。”

“讲清楚些，迈克。”总统简洁地说。

麦基特里克看了看胡珀，然后又看了看诺斯特龙。

“这仍然是一种推测，但我们的看法一致……”

“说清楚一点儿。”总统重复道。

“就我们的看法，苏联把导弹引入古巴，并装上了核弹头，目标对着我们的东海岸和美国的中西部。”

总统慢慢把放大镜放下。看样子，他将不得不去听他长期以来就极其耽心的情况了。

“我们国家将面临着严重的危机。”桑德森·胡珀脱口而出，象是自言自语似的。

“我看是这样。”总统带着讥讽的口吻说，“一旦我们走出这间房子……人们就要遭到大屠杀了。”

— 一九六一年夏末 —

这天，空气是多么温馨。哥本哈根的诱人景象、蒂沃利游乐园的宁静，都使得迈克尔·诺斯特龙心旷神怡。他从魏维克斯饭店阳台上的桌子那儿向前眺望，可以看到那象洋葱头一般的宁伯圆屋顶，它正沐浴在柔和的阳光之中。而在幽径对面，不时飘来哑剧院的阵阵笑声。蒂沃利游乐园的小径两边种着色彩缤纷的花卉。

迈克尔饶有兴味地注视着哥本哈根女郎健壮而有曲线美的大腿，在那个单调的城市中，她们把自行车当作主要的交通工具，这是造就那些健美的大腿的主要原因。

当饭店侍者把吃剩的那些露馅的丹麦三明治清除后，迈克尔摸了摸桌上的美国小国旗。

普·诺斯德尔坐在挪威国旗后面，他递上一支雪茄，并给诺斯特龙接上火。迈克尔惬意地吞云吐雾，“老板会不喜欢我们在这儿抽这种卡斯特罗雪茄的，可我怀念哈瓦那。”他对他的在丹麦的部下赛德·亨得利克斯说。

诺斯德尔又把半打雪茄硬塞给迈克尔，迈克尔推让着拍了拍那鼓囊囊的上衣口袋。

“那么，两星期后我们要在奥斯陆会晤。”坐在丹麦国旗后面的赫·帕·索伦森说。

其余三人点点头。迈克尔又兴致勃勃地端起酒杯，喝完最后一口啤酒，说：“我曾多次对丽芝说过，我要在某个夏天带她到哥本哈根来。你知道，我们要过一个名副其实的假期，即使是下地狱也罢。”

饭店的侍者总管走过来，问道：“诸位，你们哪一位是诺斯特龙先生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电话有请，先生。”

“请原谅。”他叠好餐巾，跟着侍者总管从阳台上的餐厅进入宽敞豪华的魏维克斯饭店本部。管弦乐队演奏着《圭江桥上》那段进行曲——《博吉上校》。丹麦人一听到这旋律就十分开心。

侍者把他带到前厅的电话间。

“谢谢你。”迈克尔待侍者走后就关上门，拿起话筒。

“喂，我就是诺斯特龙，您是谁？”

“我的名字也许你并不知道，”一个沉重的俄国口音说，“但我却知道你是谁。”

“你是否找错人了？”

“没找错。你是迈克尔·诺斯特龙，你是北约秘密情报网中美国方面的头目。你的化名是奥斯卡，号码612。”

“我说你弄错了。”

“我一点也没弄错。我有一些极有趣的情报。”这声音在电话的另一端坚持说，“第四百辑的北约文件。例如你们对付苏联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入侵的应急计划。我还有许多别的文件。”

诺斯特龙用手捂住话筒，压抑住一声惊叹，然后，马上又恢复了镇静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正在吕胡斯帕雷森上面的电话亭给你打电话。”

诺斯特龙看了看表：一点钟。他得花几个小时来制定计划。于是就说：

“我们今天晚上会晤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。”对方机警地答道，“我不能等到晚上。我面临着危险。这事得马上干。”

“好的。一个半小时后到格里托铁克博物馆会面。在三楼。那儿有迪盖斯雕塑展览。”诺斯特龙指示道。

“那儿我很熟悉。”

“我怎么能认出你呢？”

“我腋下夹着两本书：一本是丹麦文版的《利德哈尔森妮》，另一本是英文版的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。”

“一个叫菲尔的人将同你接头。”诺斯特龙挂上了电话。

第一个掠过他脑际的想法是：这个俄国人搞的那一套是否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，企图拍下他和苏联间谍接头的照片，为他们将来进行讹诈作资本。他将派他在丹麦的部下赛德·亨得利克斯去接头。然后把这个人领到一个别人不能盯梢和拍照的地方去。时间如此紧迫，这可有点令他焦急。这究竟是一种诱饵呢，还是开局时牺牲一兵一卒以取得全盘优势的一着呢？

迈克尔在电话箱里放上一枚钱币，又拨了号码。

“美国大使馆。”

“我是诺斯特龙，接北秘情办。”

“这是亨得利克斯先生办公室，我是库克小姐。”

“库克小姐，我是迈克尔·诺斯特龙。你是不是打听一下皇宫旅馆的经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詹姆斯·汉森。”

“打电话跟他联系，告诉他，我们要一套房间。要厅道末尾的那一套。从那儿我们可以顺利地观察一切。”

“什么时候要？”

“马上就要。请派四五个小伙子下来。带上录音机、照相机。二十分钟内我将同他们在那儿会面。”

“照办。”

迈克尔·诺斯特龙稍为有点发胖，这已超过了他所喜欢的体型的程度。但他仍然动作敏捷，风度翩翩。他很快又转回到阳台上。餐桌上的酒瓶装入银盘而发出嘎嘎的响声。

“真抱歉，伙计们，办公室要赛德和我马上回去。”

北秘情办的丹麦支队和挪威支队的头目们站起来，他们互相握手告别。

“祝你们回国旅途愉快。”赫·帕·索伦森说。

“迈克，奥斯陆再会。”普·诺斯德尔说。

赛德·亨得利克斯提醒索伦森第二天要开个会，接着两个美国人就与他们分手了。

他们钻进了赛德停在赫兹大街上的小轿车。“什么事，迈克？”

“俄国人，也许是一个叛逃者。马上到格里托铁克的迪盖斯展览馆。上三楼。他夹着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利德哈尔森妮》，哦，还有一本是《兴亡》，施勒尔写的，英文版的。你，就叫菲尔。叫他跟着你，让他跟你在蒂沃利兜圈子。确实弄清楚他没被他自己的人盯梢后，就把他带到皇宫旅馆。你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将在那儿等你，他会告诉你把他带到什么地方。如果你在一小时后还不露面，我们就知道此事告吹。要尽可能地盘查他。”

赛德点点头，走出小轿车。诺斯特龙看着他横过了林荫

道。数不清的自行车象帷幕一般把他掩没了。诺斯特龙从小轿车另一侧出来，步入皇宫旅馆。他嘀嘀咕咕发着牢骚，因为这件突然发生的事，迫使他取消了跟多情的丹麦女郎的幽会。

## 二

十五分钟后，赛德·亨得利克斯走进了一栋漂亮的红砖大楼，这是一个丹麦珠宝商主办的艺术珍品展览馆。

他用一克郎尼\*买了一张入场券和一张展品目录，就从右侧的长梯走到楼上的大厅。

楼上的展览室很空。亨得利克斯细心观察着，看看有无不速之客，但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他翻阅了一下展品目录，又绕着那些展品——迪盖斯用金属丝制作的数十匹马和芭蕾舞演员的塑象——慢慢走动。那些艺术品真个是千姿百态，栩栩如生。最后他在一个玻璃柜前停了下来，对着一件特别威武的工艺品——一匹用后肢竖立的骏马——观赏良久。

“遗憾的是，我们在苏联很少能看到迪盖斯工艺品。”一个俄国人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这正是亨得利克斯想要听到的俄国口音。但他并不急于同这个俄国人搭腔，而想通过玻璃的反照看清溜到他后面来的那个人的面容，可惜玻璃是透明的，他什么影儿也看不到。

“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有几件。”那个俄国人用很重的腔调缓慢地说，“在哈米达奇的似乎好一些，可我并不经

---

\*丹麦货币。

常去列宁格勒。”

亨得利克斯从容翻阅那份展品目录，目不斜视地搭腔道：“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列宁格勒呢！”

“我去过。”俄国人说，“我想走了。”

“别忙。好象我们过去并不相识。”

“不，是老相识了！”俄国人说，“只是没有正式认识而已。你叫赛德·亨得利克斯。你负责美国在北秘情报网中的丹麦支队。”

“这算不上什么情报。谁都可以从大使馆的人事录中知道这一点。”

“那么，你看这个情报如何？你的老板迈克尔·诺斯特龙到哥本哈根来，与丹麦、挪威的北秘同僚诺斯德尔、索伦森相会，是为了讨论扩大斯堪的纳维亚留苏学生的一个间谍组织的事宜。”

听到这里，亨得利克斯才转过身去，面对面地看着他的对手。他看到一个身材偏矮的人，腋下紧紧挟着约定的那两本书。俄国佬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俄国佬。亨得利克斯想道。他是一个受过折磨的知识分子，长着一对痛苦的棕色眼睛，一头修剪得参差不齐的头发，一副高高的颧骨，一把骨凸的手指。他穿着一身西装，然而工艺很差，且已残破。

“跟我来。保持一百英尺距离。”亨得利克斯对俄国人命令道。

亨得利克斯穿过刚进来的一群艺术学院的师生，走出楼上的展览室。

到了街上，他在狄更斯大街的转弯处等着，直到那个俄国人走出博物馆。然后他穿过街道进入蒂沃利游乐园，买了一张入场券，走进丹麦色坦舞厅。

嘣——嚓——嚓的音乐声，使下午的舞迷们眉飞色舞。赛德看到在舞厅的一个角落里，坐着两位渴望舞伴的姑娘，便邀了一位跳起来。他的嘣嚓嚓跳得并不怎么高明，然而他却可以利用这嘣嚓嚓旋转的时机，看看那俄国人是否跟了上来。俄国人进来了，他站在那儿观看。看样子，他并没有被人盯梢。

亨得利克斯急忙抛开了他的舞伴，使那位姑娘十分惊讶。他匆匆进入那有着许多弯曲小径的迷宫，穿过那些肩挑叫卖的小贩，跑江湖的艺人，令人眼花缭乱的玻璃建筑，鲜花盛开的花坛，饭店建筑群，展览馆，游艺场，以及奇妙如仙境的蒂沃利游乐园。

亨得利克斯领着那个俄国人直兜圈子。他沿着那个可划船的人工湖的岸边走着走着，便加快了步伐转身回来从他的追随者的身边走过，然后就登上一个高高的中国式白塔。从这儿俯瞰，四下的景物尽收眼底。现在，紧紧尾随着他的就只有那个俄国人了。

他现在已完全确信，没有人跟踪那个俄国人。他就又从蒂沃利旁边穿过栖息着许多鸽子的市政厅广场。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市政厅广场一样，那里的鸽子总是保持着一定的数量的。

他的特勤人员迪克·斯坦诺在皇宫饭店的门廊上待命。迪克·斯坦诺一看到亨得利克斯后面跟着一个俄国人，二话没说，就把他们领上了三楼。长长的走廊中到处有亨得利克斯的人。斯坦诺走到铺着地毯的大厅尽头的一套房间，打开房门，他们三人都走了进去。

另一个特勤人员哈利·巴里特守在假壁炉旁，那个俄国人则站在房间的中央。他后面的门卡嗒一声锁上了。

“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”巴里特问俄国人。

“我要见诺斯特龙，”俄国人答道。“你不是诺斯特龙。你只不过是亨得利克斯手下一名普通的北秘间谍。”

通往卧室的门慢慢打开了。迈克尔·诺斯特龙走了进来。在他那魁伟的身材面前，那个俄国人显得更加矮小了。

“不错，”俄国人说，“你就是我要见的人。”

“往下说呀！”迈克尔命令道。

“往下说，说啥？”俄国人问道。

“你是谁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那个俄国人仔细打量了一下站在门边的斯坦诺和亨得利克斯，又看了看巴里特，然后说：“我向你致意，诺斯特龙。你真是好样的。这件事你干得干脆利索，你的亨得利克斯也很机敏。嗯……，我可以要一支烟抽吗？”

迈克尔递上一支烟，在替他点烟的同时，两眼盯着这个俄国人的眼睛。俄国人看来尽管练达沉着，毕竟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恐惧。尽管他好象若无其事，就象到了朋友家里似的，随意吸着香烟，然而他舔嘴唇的那副模样，却流露出他内心的惊慌。

“我叫鲍里斯·库兹涅佐夫”他说，“我是克格勃一个支队的头领。我想叛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有理由怀疑我将要被干掉。”

“什么理由呢？”

“在克格勃内与我观点相同的两个亲密同事最近被干掉了。我是经常出访西方国家的。这回他们对我监视得特别严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，“还有，在我到哥本哈根之前，我的一个密友奉劝我，如果我有机会，最好逃跑。”